

纸生态书系·外国文学典藏

WORLD
CLASSICAL
LITERATURE
COLLECTION

漂亮的朋友

BEL-AMI

漓江文艺出版社

[法]莫泊桑 著
朱静 译

纸生态书系 • 外国文学典藏

漂亮的朋友



BEL-AMI

[法] 莫泊桑 著
朱静 译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漂亮的朋友/(法)莫泊桑著;朱静译. - 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2002.10

ISBN 7-80640-745-6

I.漂… II.①莫… ②朱… III.长篇小说-法国-近代 IV.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4732 号

漂亮的朋友

作者:[法]莫泊桑 著 朱 静 译

责任编辑:陈世华 李国霖

出版:海峡文艺出版社

社址: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

发行:福建省新华书店

电话:0591-7148657

邮编:350014

印刷:福州市屏山印刷厂印刷

邮编:350003

开本:780×980 毫米 1/16

字数:260 千字

印张:12.25

插页:2

版次:2002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3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5001—12000 册

ISBN 7-80640-745-6/I·472

定价:14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出版说明



外国文学名著是世界文学的瑰宝，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。我社自1990年起开始翻译出版外国文学名著，经过几年的努力，已渐成规模。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求新求变求美的需要，让海峡版外国文学名著在众多的版本中脱颖而出，我社决定在已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的基础上，增加一批新品种，以“纸生态书系·外国文学典藏”的丛书名推出。新版外国文学名著在使用功能和装帧印制上都力求创新，具有以下显著特色：

- 一、采用异型16开本，凸显纸质出版物品味，美观大方。
- 二、请名家设计封面，构图庄重典雅，赏心悦目。
- 三、内文用5号细圆体印刷，并加适当修饰，版式活泼秀丽。

四、增加相关链接和阅读手记两大板块。相关链接的内容包括该作家的其他作品精彩片段、该作家小传、该作家及作品评论和部分同时代作家风格相似的作品精彩片段。阅读手记留白，给读者以品评赏读即兴发挥的空间和乐趣。

愿“纸生态书系·外国文学典藏”能得到您的喜爱。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2002年10月

第一部



第一章

乔治·杜洛瓦等收银员找还他一百苏的零钱后走出了这家餐馆。

他是一个天生英俊、风度翩翩的退伍下级军官。他昂首挺胸，气度不凡。出餐馆前，他以一个军人的动作熟练地卷了一下小胡子，迅捷地扫了一眼还在用餐的顾客们。漂亮的小伙子们总是用令人神魂颠倒的目光四处撒网，捕捉猎物。

好几个妇女都抬起头来看他，其中有三个年轻女工、一个中年音乐教师。这个音乐教师头发零乱，戴一顶风尘仆仆的帽子，穿一件不合身的衣裙。此外，还有两个和丈夫一起来的资产阶级太太，他们是这家餐馆的常客。

他走出餐馆，在人行道上站了一会儿，思忖着下一步该干什么。今天是六月二十八日，他口袋里还剩三法郎四十生丁，要用到月底，他只能吃两顿晚饭不用午餐，或者吃两顿午饭不用晚餐。他计算早餐是每顿二十二苏，而夜宵是每顿三十苏，他决定只吃早餐。如果只用午餐不吃晚饭的话，他还可以节余一法郎二十生丁，还可以在街上买两份夹肠面包和两杯啤酒，那是他最大的消费和夜里最大的消遣了。他向莱特圣母院大街走去。

他走路还是像以前穿着轻骑兵制服时那样神气。胸脯挺得很高，两腿微微分开，好像刚刚下马。他在熙熙攘攘的街上旁若无人地朝前走。

他头上已经失去光泽的高高的军帽，松松地斜系在耳朵边上。走路时，他的靴跟把路面踩得“格格”响。他目空一切，好像一个不同凡响的漂亮士兵来到了普通百姓中，路上来往的行人、房屋楼宇甚至整座城市都不在他眼里。

他穿一套六十法郎的衣服，却显出一副鹤立鸡群、自命不凡的气派。但说实在的，他确是很引人注目。他身材高大匀称，金黄色头发又似乎带点栗色；两撇小胡子微微翘起，像是嘴唇上边泛起的泡沫；瞳仁在一双浅蓝色眼睛中显得又小又灵活；一头天生的鬈发从中间分挂两边。他真像通俗小说中的反面角色。

这是一个夏天的晚上。巴黎的空气又闷又热，那感觉就像在蒸汽浴室里一样。下水道的花岗石窖井口不时冒出一股股污浊的臭气。蜗居地下室的人们任意把洗碗水和残汤剩羹从低矮的窗口泼到街上。

看门的人们只穿着衬衣，在通马车的大门口，两腿分开跨坐在草编凳上，抽着烟斗。行人们光着脑袋，手里拿着帽子匆匆而过。

乔治·杜洛瓦走到意大利大街停了下来，他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才好。他想到爱丽舍或



相关链接

莫泊桑《两兄弟》片段：

1. 可是她的丈夫摇摇头表示不同意，同时朝篮子里亲切地看一眼。这三个男人抓到的鱼在里面还在微微蠕动，发出一阵鳞片粘连和鱼鳍张开的索索的声音。鱼在有气无力地挣扎，张大了那张死气沉沉的嘴哈气。

者布洛涅林荫道去，那样可以在树阴底下呼吸一点新鲜空气。但是，另外一个念头又驱使他想去作一次幽会。

她将作怎样的姿态？他一无所知。但是，三个月以来，他日日夜夜等待着。有时候看到她红润的脸庞、美妙的身姿，他恍恍惚惚的心中泛起一丝恋情，但是他仍在等待着更好、更美的恋情。

口袋空空，热血奔腾。躲在街角喃喃低语的街头女郎撩拨得他欲火中烧：“漂亮的小伙子，到我家去玩玩吗？”

但是他身无分文，不敢随她们而去，他等待着另外的粗俗气少一点的艳遇和热吻。

然而，他还是喜欢到酒吧、咖啡馆等街头女郎麇集的地方。他喜欢和她们吊吊膀子，和她们以你相称，打情骂俏，闻闻她们身上刺鼻的香水让自己感到身边有女人。她们是真正的供人做爱取乐的女人。他并不像有家庭的男子们天生地瞧不起这种女人。

他转过弯跟着被热浪缠绕的人流向玛德兰娜教堂走去。规模较大的咖啡馆里坐满了人，顾客已经坐到人行道上来了。他们坐在咖啡馆门前耀眼夺目的灯光下。他们面前放一张小方桌或小圆桌，玻璃杯里盛着红色、黄色、绿色、棕色等各种各样的液体。在咖啡馆店堂里可以看到一些粗大的、透明的、盛了冰块的筒，冰块使筒里的饮料冷却。

杜洛瓦口渴难忍，放慢了脚步。他口干舌燥，想像着冰镇的饮料流入口中的沁人心肺的清凉。但是，如果他今天晚上喝了两杯啤酒，明天晚上的充饥之餐就没有着落了。他太知道月底饿肚子挨时光的滋味了。

他对自己说：“挨过这十个小时，我将到著名的美国咖啡馆去痛快地喝一杯啤酒……见鬼，我现在仍渴得要命！”

他看看那些坐在桌边喝饮料的人们，他们多么悠闲自在，爱喝多少就喝多少。他吊儿郎当地走过一家家咖啡馆。他从顾客们的脸色、穿着上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每个人的口袋里有多少钱。他看到这些闲坐着吃喝的人们就生气。他们口袋里有的是金钱，每人至少有两个路易。每家咖啡馆都有一百来个顾客，两路易乘一百等于四千法郎！他摇晃着身子喃喃骂道：“猪猡！”

如果是在夜晚某个街角抓住他们中的一个，他会毫不留情地把对方的脖子拧下来，就像他在盛大节日里，把农民们养的家禽的脖子拧断一样。

他在非洲呆过两年。他记起那时他在南部的小哨所对阿拉伯人进行敲诈勒索的情景，嘴角掠过一丝又凶恶又开心的微笑。他和他的伙伴们曾抢了二十只母鸡、两只绵羊和黄金，他们整整笑谈了六个月。阿拉伯人是士兵们的猎物，所以谁也没有来追究此事，寻找凶手。

在巴黎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他不能拿着手枪，挂着马刀胡作非为。在被征服的国家里，他从心里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下级军官的所有的本能都暴露无遗了。他很遗憾自己在荒漠中浪费了两年的光阴。他又觉得自己没有留在那里真可惜！他回来时曾经抱有很大希望，希望前途会好一些。而如今……是呀，如今一切都得靠自己了！



他咂巴着舌头，弄出点口水来滋润一下干焦的口腔。

疲惫的人群缓慢地从他身边走过。他心想：“这些笨蛋，他们口袋里都装满了钱。”

他若无其事地吹着口哨，故意用肩膀碰撞身旁的行人们。男人们被他撞了以后转过身来嘟囔几句；而女人们则会不客气地骂他：“真野蛮！”

他走到一八六九年建立的伏德维尔剧场前，对着一家美式咖啡馆停下步子。他口渴难熬，思忖是否进去喝一杯。他看看马路中央的夜光时钟已经九点一刻了。他心中有数，要是有一杯啤酒放在跟前，他会马上一饮而尽。但是，喝完啤酒以后一直到十一点之间，他又该做些什么呢？

他从咖啡馆门前走了过去。他心想：“我先到玛德兰娜教堂，然后再慢慢走回来。”

他走到歌剧院广场的拐角，和一个胖胖的年轻人打了一个照面，他似乎在哪里见过这个年轻人。

他跟在年轻人后面，边走边在记忆中搜索。

他反复地低声说道：“见鬼，我到底在哪里见过这个人？”

他怎么都想不起来了。突然，他想起了一个人，那个人比眼前这个人瘦一些，更年轻一些，穿一身轻骑兵军服。他高声叫道：“嗨，福莱斯特。”

他三步并作两步追上去，一把抓住那人的肩膀。那人转过身来，看看他，问道：“先生，您有什么事情？”

杜洛瓦笑道：“你不认识我了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

“我是乔治·杜洛瓦，第六轻骑兵队的。”

福莱斯特伸出双手说道：“啊！老兄，你好吗？”

“很好，你呢？”杜洛瓦答道。

“啊，我吗，不太妙。我的肺功能不太好，我在布吉瓦尔得了气管炎。从回到巴黎那一年起，我一年中有半年总咳嗽，至今已经有四年了。”

“可是，你气色不错。”

福莱斯特拉住老战友的胳膊，喋喋不休地说他的病情如何如何，他怎么到处就医，医生对他的叮嘱和意见，他又是怎么难以做到，等等。医生要他去南方过冬，可是，他怎么去得了呢？他已经结婚了，又当了记者，他的境况很不错。

“我在《法兰西生活报》负责政治版。我在《救国报》报道有关上议院的消息，有时为《星报》写些文学评论。喏，我打开了自己的路。”

杜洛瓦惊讶地看着他。他变化很大，成熟了。他现在衣冠楚楚，风度不凡，很有自信。他已经有营养充分的肚子。以前，他很瘦，弱不禁风，举止笨拙，经常遭到训斥。在巴黎呆了三年，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身材魁梧了，举止稳重了。虽然不过二十七岁，但是他两鬓已经有了几缕白发。

 相关链接

2. 可是一种隐约的妒嫉，在他们之间开始苏醒了。这是兄弟姐妹之间潜在的妒嫉，在几乎不知不觉中它慢慢成长，一直到成熟，于是在婚期或者好运降到哪一位身上时就突然爆发了。他们无疑是相爱的，可是他们也互相窥伺。当让出生时，五岁的皮埃尔抱着一个被宠坏了的小动物的敌视心情，看着另一头小动物突然出现在他父母的怀里，受到他们的百般宝贝和亲热。

福莱斯特问道：“你到哪里？”

杜洛瓦说道：“随便走走，然后回家。”

“那么，你先陪我去《法兰西生活报》。我还有几份稿件要校对一下，然后我们一起去喝一杯。你看怎样？”

“我听你的。”

两位老战友手挽着手，亲密地同行。

“你在巴黎干什么？”福莱斯特问道。

杜洛瓦耸耸肩道：“饿肚子。我服役期满就来这里……想发点财，更确切地说想在巴黎生活。我在北方铁路办公室干了六个月，每年一千五百法郎，再没有别的收入了。”

福莱斯特低声说道：“这种收入不算多。”

“是不多。可是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举目无亲，孤身一人，不是我不想努力，而是没有办法。”

福莱斯特以很实际的眼光把他从头到脚审视了一下，似乎对他有所信任，说：“小伙子，一切都取决于随机应变。在这里，一个机智的人比他的上司更容易当上部长，但必须做得理直气壮而不是有求于人。真见鬼，你怎会找不到一个比北方铁路公司雇员更好的位子呢？”

杜洛瓦说道：“我都找遍了，仍没有找到好位子。不过，眼前，有人推荐我去贝林驯马场当骑术教练。我私下告诉你，年薪有三千法郎。”

福莱斯特打断他道：“不要去，太不像话了！你应该赚一万法郎年薪。你去那里就断送了你的前程。你在办公室里默默无闻，至少不引人注目，待你养精蓄锐后就可以脱颖而出，走自己的路。而你一旦当了骑术教练，你就完了，犹如你到一家随便哪个巴黎人都可以进出的餐馆去当大师傅一样。你去教那些上流社会的先生或他们的儿子骑马，他们就会觉得比你高一等。”

福莱斯特沉思了一会儿，然后又问道：“你通过会考了吗？”

“我考了两次都没有通过。”

“没有关系。你课程都上完了吧？当别人谈到西塞隆或者蒂倍尔，你总该知道是怎么回事吧？”

“是的，知道一点。”

“行了，除了那些书呆子，谁也不会知道得更多。当个强者其实并不难，最主要的不要被人当场识破你的无知。大家都在弄虚作假。有的人简直笨得像只鹅，无知得像条鱼。”

他看着身边匆匆而过的人群，快活地讲了一套玩世不恭的生活道理。一阵突如其来的咳嗽使他停住了口。他咳了一阵后有气无力地问道：“这气管炎真的没有办法治了吗？现在正是盛夏季节呀。啊，今年冬天，我要到蒙顿去治疗。算了，身体健康高于一切。”

他们走到普瓦索尼街上的一面大玻璃门前。玻璃门上贴了一张报纸的前后两面，有三个人正在阅报。门上边有几个火红的大字：法兰西生活报。这几个字是由燃烧的火炬形状组成



的。行人们一走到这里就进入了这几个字的光圈之中，但走出光圈又马上陷入昏暗之中。

福莱斯特推开门，对杜洛瓦说道：“请进。”

杜洛瓦进了门，他们从楼梯上楼。楼梯很豪华却很脏，整条街隔着玻璃都能看到它。他们走进前厅，两个年轻人向福莱斯特打招呼。他们又走进一间等候室模样的屋子。屋子里，绿色的假天鹅绒沙发套皱巴巴的，潮潮的，满是灰尘和污渍，还有好些地方已经破了，好像被耗子啃咬过的。

“你坐吧，”福莱斯特说道，“过五分钟我再回来。”

这屋子有三扇门，福莱斯特说完就走进了其中一扇门。

这里有一种既陌生又特别的、无法形容的气氛，这是编辑室特有的气氛。杜洛瓦正襟危坐，不敢轻举妄动，眼前的一切使他很惊异。不时有人从他跟前匆匆走过，他还来不及看清他们，他们就从一扇门进去，又从另一扇门出来了。

进出屋子的人，有的是手里拿着一张纸、神情匆忙的年轻人。由于奔跑，他们手上的纸还簌簌作响。有的是排字工人，他们工作服上沾满了油墨，却露出里面的白衬衫领子，下身穿着普通的粗呢裤子。他们小心翼翼地捧着印好的纸筒和还没有干的清样。这时，一位小个子先生走进来。他衣着笔挺，却明显有点做作；上衣紧包着上身，裤管熨得笔直，却勉为其难地穿着一双尖头鞋。这是一位混迹于上流社会、带回前晚最新消息的采访记者。

又进来几个记者，他们一个个神气十足，都戴着一顶平边高帽子，好像这种帽子能显示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。

福莱斯特挽着一个瘦高个年轻人出来。这位年轻人大约三四十岁，黑礼服白领带，深褐色头发，两撇胡子尖尖地向上翘起，显得自命不凡。

福莱斯特对他说：“再见，亲爱的头儿。”

那位先生握着他的手道：“再见，亲爱的。”

说完，他边吹口哨边下了楼梯，胳膊下还夹着一根拐杖。

杜洛瓦问道：“这是谁？”

“他就是雅克·里瓦尔。你知道，他是著名的专栏记者，专门撰写有关决斗的文章。他刚刚校完他的清样。他和加林、蒙泰尔是当前最有名的三个记者。他一星期写两篇文章，每年收入三万法郎。”

他们俩正要下楼，一个留长头发、衣着不整的矮胖子气喘吁吁地上楼来。

福莱斯特低声告诉杜洛瓦：“诺倍尔·德·瓦伦尼，诗人，《死去的太阳》的作者。他给我们的每一篇故事的稿酬要三百法郎，而他的故事最长也不超过两百行。我们去‘拿破里旦’喝一杯吧，我渴死了。”

他们一在咖啡馆里坐下，福莱斯特就叫道：“两杯啤酒！”

啤酒上来，他一口气就喝干了。而杜洛瓦则一口一口地慢慢品尝，好像这杯啤酒是什么珍馐佳肴，他舍不得一下子喝完它。



相关链接

3. 她的栗色头发才开始转白。她的神气安详讲理，一副叫人高兴看到的善良福气模样。通过她儿子皮埃尔的格言，她懂得了钱的价值，但这毫不妨碍她体味幻想的魅力。她喜爱阅读小说诗词，不是喜欢它们的艺术价值，而是因为它们唤醒了她心中的多愁善感。一首常常是平庸的，也常常是不高明的诗，使得那根被她称作弱小的心弦振动，给她一种近似清晰的神秘愿望的感觉。她耽于这种淡淡的感伤，它们略略扰乱了她平衡得像一本账似的平静的灵魂。

福莱斯特不说话，沉思了一会儿，突然开口问杜洛瓦：“你为什么不到新闻界来试试？”杜洛瓦惊讶地看看他，然后说道：“可是……我从来没有写过什么东西。”

“嗨，试试看，开了头就行。我可以雇你打听消息，搞点采访。刚开始，月薪二百五十法郎，车费报销。愿不愿意我向主编说说看？”

“我当然愿意喽。”

“那好，明天你到我家吃晚饭，我只请五六个人：老板瓦尔特先生夫妇，你刚才见到的雅克·里瓦尔·诺倍尔·德·瓦伦尼，还有一个女朋友就是福莱斯特太太。说定了？”

杜洛瓦涨红了脸不知所措，他犹豫犹豫开了口：“我……没有像样的衣服。”

福莱斯特愣住了：“你没有衣服？糟糕！这是不可缺少的东西。你知道，在巴黎情愿没有一张床，也不能没有衣服。”

突然，他摸摸背心口袋，从里面掏出一把金币。他取出两个金路易递给杜洛瓦，以老朋友的口吻对杜洛瓦说：

“等你宽裕的时候再还我。你去除购或租一套合身得体的礼服，打扮一下，明天七点半到我家来吃晚饭。我家的地址是封登街十七号。”

杜洛瓦受宠若惊，急忙收下钱喃喃道：“你太好了，谢谢你！请相信我不会忘记你的……”

福莱斯特打断了他：“行了。再喝一杯，怎么样？”接着叫道：“喂，再来两杯啤酒！”

喝完酒，福莱斯特问杜洛瓦：“你愿意花一小时出去走走吗？”

“当然愿意。”

他们向玛德兰娜教堂走去。

“我们干些什么好呢？”福莱斯特问道，“大家都说在巴黎总有地方可去，其实并非如此。每当晚上想出去走走时，我从来不知道到哪里去才好。到森林里去必须有一个女人陪伴才有意思，而我们没有现成的女人。那些咖啡歌厅可以让我的药剂师和他的妻子消遣消遣，对我却不行。怎么办呢？真没有办法。这地方应该有一个夏日夜花园，像蒙梭花园一样，我们可以在树底下边喝冷饮边听美妙的音乐。这花园不应该是一个供人寻欢作乐的地方，而是一个休闲的地方。游客们出手阔绰，以此来吸引最漂亮的夫人们。他们可以在铺了细沙的、用电灯照明的小径上遛达。如果想听听音乐，就走近去，或在远处坐下休憩一会。以前摩萨尔家就有一个这样的花园，但是那里的趣味低了一点，舞曲太闹了，地方也不够宽敞，没有足够的树阴，光线也太亮了一些。要是有一个很美丽很宽敞的花园该多好。你想去哪里？”

杜洛瓦手足无措，不知说什么好。终于，他开口道：“我没有去过‘疯狂的牧羊人’，我很想去那里转转。”

福莱斯特叫道：“‘疯狂的牧羊人’，太糟了！那里闹哄哄的。不过，我们去吧，这种地方总是很有意思的。”

他们原地转身朝蒙马特街走去。

这家剧院地处四条大街的中央，剧院门口灯火通明，照亮了它前面的四条大街。一排汽



车停在剧院门前等候散场出来的乘客，福莱斯特径自走了进去，杜洛瓦拉住他说道：“我们忘了买票。”

福莱斯特认真地说道：“和我在一起，用不着付钱。”

他们走到检票员跟前。那三个检票员向福莱斯特敬礼。当中的检票员还向他伸出手来。

福莱斯特问道：“有好包厢吗？”

“当然有喽，福莱斯特先生。”

福莱斯特接过检票员给他的票根，推开两扇包皮的太平门，他们进了剧场。远远看去，剧场另一边及舞台近旁弥漫着一层薄薄的烟雾。观众中有吸香烟的，也有吸雪茄烟的，这些人吞云吐雾，一缕缕白色烟雾不住地冉冉上升，积聚在天花板宽大的穹顶下，萦绕在吊灯周围，弥漫在楼厅观众席上空。

一条宽敞的走道环绕剧场一周。走道里，一些年轻姑娘夹杂在穿深色衣服的观众中转悠。三四个浓妆艳抹的半老徐娘站在一个柜台前，边卖饮料边向顾客递送秋波。她们背后的高高玻璃窗映出她们的背影和来往观众的身影。

福莱斯特分开人群，旁若无人地往前走。他走到一个领座女郎跟前问道：“十七号包厢在哪里？”

“请跟我来，先生。”

他们被领进一个小木匣式的包厢里。包厢里挂着红色的帐幔，有四张同一颜色的椅子。椅子靠得很紧，只能勉强从椅子间挤过去。两个朋友坐了下来。一个个类似的包厢呈弧形地向左右延伸到舞台前。各包厢里的人也都坐着，别人只能看到他们的脑袋和胸部。

舞台上，三个年轻人穿着紧身衣在一个杠杆上轮番表演。他们中间一个身材高大，一个中等身材，另一个是小个子。

高个子首先小步快跑，微笑着奔到台前，向观众抛一个飞吻。

紧身衣下显露出他发达的臂部和腿部的肌肉。他把胸部挺得高高的，把腹部尽量收了进去。他的脸真像一个理发匠，他的头发一分为二，头路恰在头部当中。他一下子跳上了杠杆，双手吊在秋千上像一个轮子似的翻滚起来，接着他绷紧双臂，水平地挺直身子，一动不动在半空中像睡着似的，全靠双腕的力量把自己固定在杠杆上。

然后他跳下来，观众热烈地向他鼓掌。他微笑着向观众致意，接着退后贴着布景站好，他的每一个步子都显示出他腿部肌肉发达有力。

轮到中等个子表演了。他重复了高个子的动作，但不如高个子灵活。

高个子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又开始表演了。

杜洛瓦并不注意看表演，他不住地转过头，看站席上的观众和妓女们。

福莱斯特对他说道：“你瞧！楼下座位上都是市民阶级和他们的老婆孩子，一个个都傻乎乎地来看热闹。楼厅里坐的都是一些街头艺人、演员和几个身份不明的姑娘。我们后面是巴黎最混杂的人。他们是些什么人呢？你仔细观察，各种职业、各个阶层的人都有，最多的还是

 相关链接

4. 远远地、低低地，南安普敦这条两个烟囱向后倾斜，两个黄滚筒圆得像两个脸蛋子的船正全速赶上来。它载着那些乘客和张开的伞。它喧闹快速的轮桨，拍打着变成水沫后重新掉下来的水，使它有一种匆匆忙忙的神气，一种紧张的邮船的气派；船头直直地切开水面，激起了两片薄薄透明的波浪沿着船舷滑过。

那些无赖。观众里有银行职员、商店雇员、各部的文员、记者、皮条客、着便装的官员、卖唱的，他们有的刚在小歌厅里吃了晚饭，有的从歌剧院出来又进了意大利饭馆，还有那些说不清什么身份的人。至于女人们，都只有一种标志。陪美国人喝酒的女郎，花一两个金路易就可到手，她们首先窥探是否有外国人可让她们赚五个金路易，有了空当就向老顾客们示意。我认识这些女人已经十年了。每一年，她们除了去圣拉丸尔或者鲁尔西尼卫生站做检查之外，几乎每天晚上在同一个地方都看得到她们。”

杜洛瓦无心再听他说下去。有一个女人靠在他们的包厢边正盯着他瞧。这个女人胖胖的，棕褐色头发，肌肤白嫩，又粗又浓的眉毛下黑眼睛画得长长的，眼眶画得深深的。深色的丝织衣裙下胸部高耸，几乎要把衣裙绷破。她的嘴唇涂得血红，很刺眼，但又很诱人。

一个金黄色头发的胖女人走过来，棕褐色头发的那个朝她点点头大声说道：“瞧！来了一个漂亮小伙子，如果他付十路易给我的话，我不会拒绝的。”

福莱斯特转过头，他笑着拍了拍杜洛瓦的臀部说道：“她指的是你。你很有艳福呀，恭喜你。”

杜洛瓦涨红了脸，机械地用手指摸着背心口袋里的两枚金币。

帷幕降下了，乐队奏起了圆舞曲。

杜洛瓦说道：“我们到走廊里去走一圈好吗？”

“随你便。”

他们走出剧场，马上被卷入人群之中。他们被挤得东倒西歪，眼前似乎都是戴帽子的人群。姑娘们三三两两地在男人们跟前晃悠，她们在人群中轻而易举地穿来穿去。她们如鱼得水，自由自在地在男人的胳膊间、胸脯间、肩背间穿行。

杜洛瓦兴奋至极，任凭人群把他碰来撞去，他陶醉在这股混合着烟草味、人群味和劣质香水味的气息中。福莱斯特则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，咳嗽不止。

“我们到花园去吧。”他说道。

他们向左转身，进入一个室内花园。那里有两个蹩脚喷水池，稍微凉快一些。一些男人、女人坐在树下的铸制桌子边喝饮料。

“喝一杯啤酒怎么样？”福莱斯特问道。

“好。”

他们坐下来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。

不时有一个女郎走到他们跟前，给他们一个媚笑，问道：“您请我喝酒吗，先生？”

福莱斯特答道：“给你喝一杯白水。”

女郎马上走开了，一边低声骂道：“去你的，笨蛋。”

刚才那个靠在他们的包厢边上的棕褐色头发的胖女人，挽着金黄色头发的女人扭着腰又过来了。她们倒真是一对漂亮的宝贝。

她一看到杜洛瓦就朝他笑笑，他们好像老相识似的互相传递着暧昧的眼色。她找了一张



椅子若无其事地坐到他对面,并且让她的女友也坐下。然后,她以清亮的声音吩咐道:“侍应生,两杯石榴汁!”

福莱斯特吃了一惊,说道:“你真好意思!”

她答道:“是你的好朋友引诱了我。他真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。我相信他会让我发狂的。”

杜洛瓦一声不吭,不敢多言,只是发窘地微笑着将他的翘胡子。

侍应生端来了石榴汁,两个女人一饮而尽,然后她们站了起来。棕褐色头发的胖女人友好地点点头,用扇子轻轻地拍了一下杜洛瓦,说道:“谢谢,我的小猫。你不太会说话。”

她们又扭着腰肢走了。

福莱斯特大笑:“瞧,老弟,你真的艳福不浅啊!这一点,你应该多加留心。它会让你走得很远。”他停顿了一下,然后若有所思地说道:“但也得靠她们才能很快地往上爬。”

杜洛瓦微笑着没有回答。

福莱斯特问道:“你还想呆在这里吗?我想回去了,我已经够了。”

杜洛瓦喃喃道:“我再呆一会儿。时候还早。”

福莱斯特站起来说道:“好吧,再见。明天见。没有忘记吧?封登街十七号,七点半。”

“一言为定,明天见。谢谢。”

他们握手道别。福莱斯特走了,杜洛瓦感到自在了,他又把手伸进口袋,快活地敲敲那两枚金币,然后站起来到人群中去转了一圈,一边用目光搜寻了一遍。

他看见那两个胖女人了。她们以自己特有的骄傲的求乞姿态在熙熙攘攘的男人中转悠。

他直接向她们走去,待走到她们跟前,又不敢过去。

他低声道:“老天!”再也说不出其他的话了。

他们三人面面相觑地站着,使得别人都无法走动。周围起了一阵骚动。

她突然开口道:“你去我家吗?”

他欲火中烧,全身颤抖,猛然答道:“去!但是我口袋里只有一枚金路易。”

她不在意地微笑道:“没关系。”

她挽起他的胳膊表示成交了。

他们走了出去,他心里盘算着他还剩下一枚金路易,可以去租一套晚礼服明天晚上赴宴用。



第二章

5. 这长堤像一张嘴，把它们一艘又一艘地吞了下去。那些渔船和轻桅的大帆船在天际滑过，由看不见的拖船拖着，有快有慢，从各个方位朝这个吞食船的妖魔驶过来；它有时像吃得过饱，于是朝大海吐出了一批大客轮、双桅横帆船、纵帆船、装着乱七八糟的树枝杈的三桅船。在大洋的平坦海面上那些行色匆匆的轮船左一条右一条地驶出去；而被拖来的汽艇甩下的那些大帆船静静呆着，虽然它们大桅楼的顶桅上挂的是白帆、褐帆，在落日下却映成了红的。

“我找福莱斯特先生。”

“四楼，左边那一家。”

看门人的口气很客气，似乎很敬重他的房客。于是，乔治·杜洛瓦上了楼。

他有点局促不安，不太自在。他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礼服。他担心自己穿着不当。他觉得有点显拙。皮鞋没有上油，但是皮鞋的式样还是相当精致的，平时他特别留意自己的脚。他穿的衬衫是上午在卢浮商厦花了四法郎半买的，衬衫上的硬衬因为尺寸太短被绷断了。他平时穿的衬衫太寒酸了，一件都派不上用场。

他的长裤显不出他腿部的线条，宽大的裤管似乎把他的小腿裹起来，简直像是从旧货店里捡来的。只有燕尾服还比较合身。

他慢慢地登上楼梯。他心跳得厉害，很有点惶惶不安，担心自己不小心出丑。突然，他发现一个穿着很讲究的男子站在他面前正盯着他瞧。他们隔得那么近，杜洛瓦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。他定睛一看愣住了：那是他自己！这是放在楼梯拐弯处的一面大立镜，镜子里反映出整条走廊的全景。他高兴得全身颤抖了一下，他的形象比他自己想像的好多了。

他家里只有一面刮胡子用的小镜子，他无法好好看看自己的全身。由于他只看到自己打扮不当的地方，所以他特别担心自己显拙。

他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形象，简直认不出了，还以为是别人呢。一眼看去，他觉得镜子里的那个人风度翩翩，像个上流社会的男子。

他再仔细看看自己，看到这套礼服还是很合身的。

他像演员练习角色一样，对自己仔细端详了一番。他对镜子里的自己微笑、握手、招手，做各种各样表情：惊讶、高兴、赞许。他仔细琢磨该采取何种程度的微笑和何种眼波为妥，以便取悦夫人们，让她们明白有人欣赏她们，想得到她们的欢心。

楼梯边有一扇门打开了。他怕被人撞见，赶快上楼去，他尤其担心被福莱斯特的某个客人撞见他在镜子前故作姿态的样子。

他上到三楼，发现拐弯处也有一面大镜子。他放慢脚步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走过来，觉得的确打扮得很得当。他的步子立即踏实多了，心中充满了自信。他相信凭他的外表、他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愿望和决心、他的独立思考，他一定会成功的。他三步并作两步，又跑又跳登上了最后一层楼。他在第三面镜子前站定下来，用一个习惯的动作卷一下他的翘胡子，脱下



帽子整理一下他的发型，像往常一样低声自言自语：“又是一次很不错的机会。”

然后，他伸出手按了门铃。

门马上开了。一个穿黑色燕尾服、胡子刮得干干净净、神情严肃的仆人出现在他的眼前。这个仆人的衣着如此讲究，使得杜洛华又莫名其妙地心慌意乱起来。也许因为在衣着上与这个仆人之间一种下意识的对比，使他有一种相形见绌之感。这个仆人脚上穿的皮鞋擦得锃亮。他接过杜洛华为了掩盖污渍而挂在手臂上的大衣问道：“您是哪一位？”

他朝着客厅报了来客的姓名。

杜洛华突然感到一阵心跳，不知所措起来。但他将迈出实现长久梦想的第一步，他不得不走进客厅。一位年轻的金发夫人独自站着迎接了他。客厅里灯火通明，放满了许多花木盆景，他好像走进了一间暖房。

他手足无措地愣在那里。这位笑容可掬的夫人是谁呢？他想起福莱斯特已经结婚了，这位雍容华贵的漂亮夫人一定是他的妻子。他终于不再惊慌了。

他喃喃道：“夫人，我是……”

她向他伸出了手，说道：“我知道，先生，查理告诉我他昨天遇见了您。他请您今天和我们共进晚餐，我非常高兴。”

他的脸一直红到耳朵根，不知说什么好。他感到自己被别人从头到脚审视了一遍，掂量了一番。

他想杜撰一些理由为自己的衣着作些解释聊表歉意，但是他不知说什么好，他不敢触及这个棘手的话题。

他一坐到她指给他的椅子上，就感到椅子上的天鹅绒又柔软又富有弹性，椅子靠背也很牢固，使他感到有一种支撑，他觉得自己进入了一种温馨可爱的新生活。他有一种美妙的感觉，他变成了一个有身份的人，他得救了。他看看福莱斯特夫人，她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

她穿一件浅蓝色的开司米衣裙，裁剪得非常合身，线条清晰，显示出她柔美的身材和坚实的胸脯。

裙子的领子和短袖都镶了白色的花边，她的脖子和手臂裸露在外，她的头发高高耸起，挂到脖子上的几绺头发微微卷曲，像一层金色的云雾绕在脖子边。

杜洛华坦然地承受了她的目光。他不知为什么想起了前一天晚上在“疯狂的牧羊人”剧院见到的那个女郎。她有着一双奇特的蓝灰色眼睛，细巧的鼻子，厚实的嘴唇，多肉的下巴，诱人又不甚明朗的脸庞。她表情非常客气，又令人捉摸不透。有的女人的脸上每一丝线条都透出一种特殊的眷顾，好像都有一种含意，每一丝表情都似乎表明或掩藏着某种东西。

他们相对无言了一小会儿，她开口问道：“您到巴黎很久了吗？”

他渐渐镇静下来，说道：“我刚到几个月，夫人。我在铁路上任职，福莱斯特说他能帮我进入新闻界。”

她不加掩饰地笑笑，放低声音道：“我知道。”